

重拾大学生生活和同学的泛黄记忆

○ 吕恩民（1953 届电机）

我今年89岁了，70年前考入清华电机系。明年将迎来母校建校110周年，心潮起伏，无比激动……

1950年春天，我和挚友何德全即将从北师大附中毕业，正在选择上哪所大学。班主任毛鹤玲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考清华大学，因为我俩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作为年轻人，我们心里还是不太踏实，就又去征求毛老师的意见。30多岁还未成家的毛老师对学生真是好，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这样吧，明天我带你们到清华大学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清华大学门口集合，毛老师领着我们两个18岁小伙子走进了清华大学。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清华园，真是开眼了。春天的校园郁郁葱葱，充满生机，大学生们在校园里穿梭，几个人夹着大三角尺一边走路，还一边辩论着什么。教授们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手里拿着教案，赶往上课的教室。这学校也太漂亮了，大礼堂、图书馆、二校门、水木清华等，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就这样我们俩下定了决心考清华。

我当时还看过一部纪录片《解放后的新旅大》，对旅大（现为大连）这座城市也挺向往，就报考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和清华两所学校。大连工学院先发榜，并到学校来招生，我这时便将决定权交给了父亲。早年留日、身为电气工程师的父亲坚持等待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年轻时的吕恩民学长

便放弃了大连工学院。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清华电机系的三年学生生涯（国家需要学制缩短）。我的师大附中同学何德全、张慕萍、王森、孙明达、李阿中等很多人也都进了清华，何德全是清华新生中高考第一名。我印象中，电机系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和电力机械制造三个专业共有新生约100人，其中女生7人。全校学生约2000人，其中机、电、航是三大系，土、水、建次之，物理、化学、生、气、地、文、史、哲、外是小系。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孙主持全校工作。

到秋天我们入学时正开始抗美援朝，我们几个大一学生到大四同学宿舍听他们讨论，看到宿舍里一位白白瘦瘦的学生会主席坐在上铺正慷慨激昂地演讲，从鸦片战争讲到八年抗战、新中国成立，他表示美帝没什么可怕，我们只有反抗，没有退路，一定会取得胜利。其神态和口才让我们这些小学弟十分钦佩和仰慕。这位演讲人就是朱镕基，他那年即将毕业，在学校

时只见过他这一次。

当时爱国浪潮席卷全国，也冲击着清华学子的心，那些激愤、怒吼的情景犹在眼前。全校师生高举红旗成群结队去海淀和石景山钢厂、黄土岗农村，深入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感受他们在旧中国的艰难生活，听取他们对旧社会的控诉，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爱国觉悟。在参军参干热潮中，我和王森、张慕萍、杨吟梅、孙明达、李阿中等都踊跃报名，要为祖国献身，但学校没通过。班里同一大组的程穆、田垚同学首批获准参加军校，大家依依惜别。不久后便收到程穆的来信和英姿飒爽的军装相片，信中说：“离开清华我流了泪，看着同学们送我一直追到校门，看着清华离开我的视线。清华曾经是我废寝忘食追求的目标，现在我却离开了她，我是在那个时候才感到留恋。不过你莫误会，这丝毫不能动摇我的决心，个人的事情决不能与国家安危相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我，你是知道的。”

1951年7月4日，吴辅仁、陈书鸽、彭文怡、周曾德、袁曾慰、程建宁等是第二批被批准参加军干校的同学，吴辅仁在给我的留言中说：“怎样才能使青春的生命开出灿烂的光辉？我的回答是：只有把自己完全献给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这些人中，有的命运多舛，被错划为“右派”或“反革命”，后来都平了反。最成功的要属程建宁，他后来的军衔是中将，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我们没有参军的同学在送走他们时的心情是羡慕和敬仰，他们能够为祖国献身沙场，我们也要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记得亲自登讲台的教授中黄眉教电厂及变电所，王宗淦教电网

稳定，刘仙洲主讲机械，王先冲教电工基础，张维主讲力学，孟昭英主讲电子学，孙绍先教输电工程，杨津基教高压工程。老师们十分敬业，这时教材已经不采用之前的美国版了，都是老师自己编和从苏联翻译过来。其他院系的知名教授也常在校园里碰见，如张奚若、叶企孙、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费孝通、潘光旦、章名涛，真是名师荟萃。

这个时期国家对清华和北大十分关注，知名学者、国家部委领导经常到学校给大家讲课。印象深刻的有伍修权主讲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面对的局面，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激战时期，我们为志愿军的胜利而欢呼；钱正英讲中国的能源形势，我第一次知道了三峡水电站这个远景规划；艾思奇讲学习马列主义树立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胡乔木讲党史，让我们了解党诞生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全国的解放；魏巍介绍志愿军用生命保卫祖国的英雄事迹；蒋南翔作关于苏联问题的报告；范长江作中苏友好与保卫世界和平的报告。每次他们来讲课大礼堂都是满满的，有时北大的学生也来听，大礼堂都装不下。回想那个年代真是激动万分，对祖国的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和期望。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接触更多的是高年级留校的辅导员。这时校学生会主席已经换成了凌瑞骥，辅导员是张凤祥和徐士珩，他们三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徐士珩是我最早接触的，他是电四班的学长，和蔼、朴素、稳重，经常来到班里。虽然仅仅相处了三个月，他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思想经常茫然起落，他十分恳切地对我说：“要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也要实事求是地要求自己”

□ 迎接清华110华诞

己……不要以为自己不如别人而苦恼，踏踏实实地工作就会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我请他将这几句话写在了我的日记本的扉页，一直保留到今天。

张凤祥也曾是电四班留校的辅导员，不久调到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前身北京电力设计院工作，他对我帮助也很大。记得有一次学校要组织“了解社会”的活动，我是班里的政治干事，进城找他请教。他给我介绍了社会形势。当时国家刚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宣传的主基调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社会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他讲得我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他后来曾担任水电部副部长。我在东北电管局外事处和东电职工大学工作期间，他来沈阳出差，每次都来看我。

凌瑞骥也是电四班的老大哥，他任学生会主席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是同学们崇拜的偶像。还记得我们前往唐山电厂实习时，他在动员会上慷慨激昂地说：“革命的，不革命的，以及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水分岭就看其是否愿意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光明大路。”

在我们班上有好几位师大附中的同学，其中最要好的是挚友何德全，我们俩从小在一起学习玩耍，他经常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父亲好像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曾为新中国建立出过力，家里生活条件比较阔绰。上了清华大学，他在物理系，我在电机系，还经常见面。1952年国家院系调整，他被分到北京大学，我留在清华大学，从那时

至今60多年没有再见面。1969年“文革”期间，我刚刚被专政出来在农场劳动，一天两位军人突然找到我，是中央军委派来的外调人员，调查何德全的情况。军人还算礼貌客气，大体了解了何的基本情况和在学校的表现，我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来人十分满意。改革开放后，各种同学会相继举行，但无论中学还是大学聚会，我都没有再见到他。从其他同学那里得知，他是从事国家高级安全机密科技工作的特高级专家，由于工作性质限制，各种同学会从来不参加。2001年儿子有次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何德全正在给朱镕基等国务院领导讲课。我赶紧打开电视，看到老同学相貌基本没变。得知他一直在安全机密单位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同学曾在医院看病邂逅他，想和他说话，他挥手回避了。在电视上露面真是不容易，后来也没有联系上他。

张慕萍也是师大附中的同学，我们在电车上看到彼此的师大附中校服开始认识，他父亲是师大教授。进入清华大学



2018年4月，在班级纪念碑前合影。左起：钱家骊、吴维韩、吕恩民、张慕萍

后，我们都在电机系，而且住在一个寝室，不久他就入了党，后来还担任过学校团委书记。他的进步给予我无形的影响，是我心中的榜样。改革开放后，他一度任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馆参赞、衔领事、教育组长，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退休后中学和大学同学举行聚会，每次他都参加，还邀请我到 he 家里做客。

王森也是师大附中同学，又是清华电机系校友。他个子很高，帅气逼人，不仅学习好，唱歌、文笔、演讲、体育样样都能力非凡。到了清华大学，他成为我们的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和我无话不谈。上中学时遇到了一个心上人，后来对方到沈阳东北工学院上学。在大学期间和北大联欢时，一位北大女生看上了他，他也有些动心，问我的意见，我说还是原来那个好，这就成就了他们夫妻两个的幸福姻缘。由于他父亲王化一的地下党身份和公开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身份，社会关系复杂，因此迟迟没有入党。直到毕业后，经过党组织的调查考验，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外甥20世纪80年代就读自动化系时他正担任系主任，之后还担任过清华教务长，可惜1998年7月10日不幸去世。

当年在师大男附中读书时，王森、孙明达、张慕萍、李阿中还有我，我们五人 是名震北平的男附中“冈底斯”排球队队员，被称为“五星上将”。只可惜在清华上学时虽然组织了“金刚队”，却仅参加过一场比赛。我们一起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又一同考进清华电机系，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不仅在学习中相互帮助，在思想进步方面大家也互相鼓励。北



跨越时空的合影，左起王森（PS上去的）、吕恩民、孙明达、张慕萍、李阿中

京夏日炎热的夜晚，我们坐在宿舍外的草坪上谈天说地，那时北京西郊的星空清晰高远，偶尔一颗颗流星划过天空，煞是好看，那是充满梦想的年代。

2003年我们班毕业50年聚会，五人中尚健在的四位同学在清华主楼前合影留念。为弥补遗憾、怀念老友，我将王森的照片也PS在其中，我们再次跨时空相聚。

当年，我们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到工厂农村去。1951年7月8日，我们班几名团员到农村支持青年团的工作。经过两天培训我和本班同学沈以清，物理系的李庆忠、刘慈群，以及北京女一中两位高中学生万音和刘秀英，组成一个小组，我任组长，来到香山附近的门头沟。与当地农民接触后才发现农民虽然刚刚分到土地，但生活仍是十分贫困，土坯房、一盘炕、一个饭桌，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吃的是粗粮和咸菜，衣衫褴褛。但在他们略带疾愁的脸上，还是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非常高兴，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学生”。八月的北京烈日炎炎，我们来往于三个自然村，每天步行几十里，汗流浹

背，气喘吁吁。我们在田间、河边、炕头上、屋檐下，和农民促膝交谈，访贫问苦，办夜校，讲文化，讲形势，他们也和我们有一说一，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八一”建军节欢庆会上，我们写标语，练节目，张灯结彩，万音琵琶伴奏，我唱了《杨柳青小调》。晚会气氛热烈，农民们都很高兴。

在一个月的活动中，清华大学和区委领导以及同学们两次来看望我们，文学宓和唐泽圣同学给我们送来当时还是很奢侈的糖果。王森和我住在漆黑的小学教室里，我们从下乡的收获到青年的进步，再到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史，一直聊到深夜。

8月10日，在清华团组织杨吟梅同学带领下，在颐和园和我们下乡同学联欢，看到近一个月未见的清华同学格外亲切。回到学校，由于小组活动非常成功，学校安排我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讲述这次活动的经历和感受，那是我第一次站在大礼堂讲台上，是一次难忘的人生体验。

1952年8月13日，也是暑假期间，我们到唐山发电厂实习。当时的唐山电厂总容量不到3万千瓦，链条炉、人工推煤、高大的锅炉和汽轮机，第一次看到这些现实中的发电设备，真是惊奇。但当时有一种感受，自己在城里享受电灯的光芒，一拉开关很方便，书本里的发电原理和发电厂图片也都是那么高大上，可现实中发电厂的工作环境真是十分艰苦。我们青年学生和工人

一起劳动，真正融入了工人阶级的氛围中。

厂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厂长”路岩，后来曾任电力部生产司司长，厂党委书记是她丈夫季成龙，后来曾任水电总局局长。他们都是延安来的干部，作风朴实、和蔼可亲，常常看到路岩穿着工作服，深入现场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公仆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多年后，路岩到我工作的鞍山电业局检查工作，仍然是那么可亲可敬。

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变得非常紧张，这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非常需要人才，要求我们这届四年的大学学习压缩到三年，因此课程安排十分紧张，社会活动相对少了很多。

1953年3月3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日记里写到：“永远不会忘记高举党员的旗帜，终生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切乃至献出生命。”



1953 届电机系发电班毕业时与老师合影

1953年秋天我们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是分配制度，我被分配到位于国家最大重工业基地的东北电管局，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校。正是中秋之时，清华大学20多名毕业生由我带队乘上北上的列车，我们班有冯和洁、李万达、郗常骥、连敦厚、孟英、刘大卫、孙佳祯、毛锦庆和我共九人，我们九人为东北的电力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本人在“一五”“二五”时期，跟随苏联专家参与过吉林、富拉尔基、阜新、抚顺、大连新建电厂和老厂改扩建的设计管理。那是拼搏的年代、火红的年代。

毕业几十年中，大家都历经很多磨难。我本人在“反右”中被认为同情右派，“文革”中被打成“保皇派”黑干将，关进“牛棚”。一家四口从东电机关下放，九年间辗转朝阳、盘锦、营口，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获得平反，我被破格提拔为鞍山电业局局长。这时，老同学们也大多焕发第二次青春，又投入到实现年轻时梦想的奋斗中。我于1984年被调回阔别15年的沈阳东北电管局，开始新的历程，曾担任东电外事处处长兼对外

公司经理。1987年受命筹建东北电业职工大学，担任校长，直到1997年退休。

经过几十年沧桑我与很多同学失去了联系，重新联系上李万达就非常巧合。我转战到鞍山电业局工作时，在临时住的单身宿舍里，有位服务员范阿姨，他的儿子据说也是清华毕业的，一打听原来叫李万达。我马上找到范阿姨，最终联系到当时在阜新工作的李万达，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在鞍山见面。他是鞍山人，很想回老家工作，我二话没说帮他调到了鞍山电业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最近一次回清华是2018年4月12日，毕业65年了。儿子陪我在校园里和张慕萍、钱家骊、吴维韩一起聊天畅谈，站在我们班的纪念碑前合影留念。徜徉在留下青春记忆的校园里，真是感慨万千。当年自己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工程师，为国家电力事业贡献一生。几十年来，自己不敢懈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培养自己的母校。不管时光如何变幻，都改变不了每个学子对母校的情愫。

2020年10月8日于沈阳

临江仙·110周年校庆抒怀

○江希霖（1973级无线电）

丙辰腊月^①别名府，
怀存厚德自强。
初心奉献非功名。
水木清华境，
春风化雨情。

辛丑^②欢庆贺华诞，
新物象满学堂。
莘莘校友硕果呈。
拥抱新时代，
追梦砥砺前行。

注：①丙辰腊月，指1977年元月毕业离校。②辛丑，指2021年。